

Grapes of Wrath

John Steinbeck

憤怒的葡萄

美國的大地

斯坦恩培克著

胡仲持譯



三 大 時 代 書 局 出 版 三

John Steinbeck

THE GRAPES OF WRATH

憤怒的葡萄

——美國的大地——

胡仲持譯



★時代書局出版

1941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初版

憤怒的葡萄

(The Grapes of Wrath)

每册定價六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作者 John Steinbeck

譯者 胡仲持

發行人 許立德
重慶臨江門川鹽三里十號

印刷所 大時代印刷所

發行所 大時代書局
重慶 桂林 香港 上海

金華 昆明 成都 西安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譯 序

憤怒的葡萄的影片，是一九四〇年美國十大名片之一。當這影片在抗戰期間上海及香港兩大消費都市映演（片名在上海叫怒火之花，在香港叫美國的大地）的時候，聽說觀衆意外的冷落。因爲做着電影院老主顧的有錢的少爺們小姐們對於日常所見到的本國窮苦同胞「醜惡的」生活是嫌厭得夠了。這一種一味暴露美國社會生活的陰暗面的影片當然是使他們掃興的。

然而美國的藝術批評家終究公認這是出色的影片了。其成功固然憑藉着導演的天才，但主要是憑藉着故事原作者斯坦恩培克的天才。一九三九年，斯坦恩培克將憤怒的葡萄這部小說問世，當即轟動了歐美的文壇。據紐約時報書評週刊所載，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美國新書中間，憤怒的葡萄的銷數佔第一位。這並不是偶然的。作者委實有着吸引讀者的魔力。這一種魔力所在，具體地說來，就是獨創的風格，奇妙的想像，以及對於社會現實的深刻的觀察。

作者斯坦恩培克是加里福尼人，對於薩里那斯流域的農民生活有着透澈的認識，深摯的同情。他在作品中間儘量採用着當地老百姓的土話，因而產生了生動的真切的情調。他所著的小說已有八部出版，形式各不相同，其中較著名的，除憤怒的葡萄以外，還可以舉出幾部來約略說一下。薄餅 (*Tortilla Flat*) 是具有牧歌情調的滑稽小說，多少有些像民間故事。不明朗的鬥爭 (*In Dubious Battle*) 是探討罷工問題的小說，用共黨組織分子做着中心。人鼠之間 (*Of Mice and Men*) 是從非政治的觀點批判人類的富於戲劇性的小說，設想非常奇特，用筆十分簡鍊。（作者又用同一題材寫有電影劇本。）人民領袖 (*The Leader of the People*) 則是描寫美國農民向西逃荒的小說，其中對於貧苦農民的心理，刻畫得又精細又動人。

憤怒的葡萄不消說是斯坦恩培克的代表作了，這部小說以典型的農民約特一家淒涼的逃荒生活為經，以美國深刻的經濟恐慌為緯，用灰暗的色彩給這世界第一「富國」的表而繁榮所掩蓋的醜惡的現實描出了一幅動人的畫圖。作者所處理的材料是不合理的社會的醜惡面。可是所成就的藝術品卻有着真正的美。用「化腐臭為神奇」這句話來說明作者

的寫作本領是十分確當的。

我譯這部小說的動機是出於大時代書局的要求，而大時代書局所以要出這部書則爲的是完成故孫寒冰教授的遺志。孫教授是大時代書局的創始人，又是大時代戰爭中最可傷心的遭難者之一。因此本書的刊行，在這大時代，是有兩重的紀念意義的。在我着手寫譯之前，由於對美國社會生活實際了解的不夠，尤其是由於書中美國鄉村土話的解釋困難，我曾經有過相當時間的猶豫。可是讀過數章之後，我所感到的濃厚的興味以及書局方面再四的督促，終於鼓起了我的勇氣，這纔大膽把這部難譯的當代名著轉變到方塊字了。除了散文詩似的穿插部分有少許的刪節以外，我是盡力謀求原作上一切情意的全譯的。我應當向讀者招認，由於才力的限制和時間的限制，我在這一工作過程中間，不免犯着草率或是不忠實的過失。因此錯誤的地方一定有着不少。我很希望高明的讀者隨時給予懇切的指教，使我有在再版時候改正的機會。

第一章

俄克拉何馬的紅色原野和一部分灰色原野，沾受到最後的和潤的雨了，可是這雨不會滲透了燥裂的土地。溪流的遺跡上橫布了一系列的畦。最後的雨催起了玉蜀黍，散布了野草在大路兩邊，於是灰色原野和深紅色原野開始消隱在一片綠色之下了。五月的底邊，天空愈益白濛濛了，春天的棉絮似的浮雲已經消除了。太陽天天逼射在長發着的玉蜀黍上頭，使每一綠色的托葉邊緣的深黃線擴大起來。雲一出現，就飄開去，不容易再出現了。野草爲要保護自身，綠得愈濃起來，不再蔓延了。地面結了皮，一層薄薄的硬皮。天白濛濛了，地也跟着白濛濛了，在紅色原野成了淡紅色，在灰色原野則成了白色。

在水氾過的溪澗，大地化成了乾下去的細流。土撥鼠和獅蟻開始了爬掘的工作。酷烈的太陽天天晒着，稚嫩的玉蜀黍上所生的葉子愈益不堅挺了；這些葉子起初變成了弧形，過後因爲幹脈虛弱的緣故，每片都傾斜下去。當時是六月，太陽照射得更凶。玉蜀黍葉子上的深黃線擴展得進到幹脈上頭了。野草衰萎得根葉縮做了一團。天氣晴朗，天色更白濛濛了；大地也天天只是白濛濛的。

在行旅來往着，地面給車輪磨着馬蹄敲着的太路上，乾結的泥污化成了塵埃。種種動着的東西都使塵埃升到了空中；步行着的人們把薄薄的一層揚到齊腰一般高；貨車把這塵埃揚到齊着柵欄頂端那麼高，汽車則在後面滾起了一陣雲霧。這塵埃停落下來是長時間的。

六月過了一半，得克薩斯和墨西哥海灣的天空撐起了大塊的雲，高高的有雨意的濃雲。田野上的人們抬起頭來望這雲，抽一抽鼻子，伸起舔濕的指頭來辨一辨風勢。田野上的馬匹則當雲在上面的時候，不由得驚慌了。黑雲落下了幾顆雨便撐到別地方去了。剩下的天空又復是白濛濛的，照耀着太陽。只是塵埃中間雨落到的地方有了點點的凹穴，玉蜀黍上頭有了澄清的水珠罷了。

輕和的風把黑雲趕得向北去了，軟洋洋地吹動着乾下去的玉蜀黍。一天漸漸地過去，風是一陣緊似一陣了。大路上的塵埃飛揚起來，落在田邊的野草上頭，又有些落到了田裏。於是風吹得愈猛，在玉蜀黍田裏經雨的地面刮着。漸漸兒，天空因了迷蒙蒙的塵埃愈來愈暗，風掠過了大地，把塵埃鬆散了捲去。這風一陣陣地緊起來。經雨的地面化開，口上冒起了塵埃，成着一蓬蓬的灰色的煙霧飛揚到空際。玉蜀黍經受了風的吹打，發出了乾啞的豁刺刺的聲音。極細的塵埃現在不回住到大地，卻消失在暗下去的天空了。

風一陣陣地緊起來，掃過了石縫，捲起了稻草和枯葉，甚而至於細小的泥塊，在駛過田畝的時候留記了牠的路綫。天色暗下去了，太陽紅血血地照着，空中彷彿是有刺似的。夜裏，風在地面跑得更快了；牠在玉蜀黍的根腳間乖乖地掘着，玉黍蜀便用了牠那軟弱的葉子來鬥風，直至那些根因惡作劇的風而解放了，於是每

一羣幹橫倒了地上，指示着風向。

黎明到來了，白晝還沒有。灰濛濛的天空現出了一個紅紅的太陽。一個供獻了黃昏似的一些光線的朦朧的紅圓形；過些時黃昏退隱了，風在輪倒的玉蜀黍上面嗚嗚地叫着。

男的女的都在自己家裏忙着了。他們每逢出去的時候，就在頭上紮了手帕，還戴了眼鏡防塵沙進眼。

一到夜便是黑夜了，因為星光不能穿過了塵沙到地面，窗內的燈光甚至還及不到窗外的天井。現在是塵沙和空氣相等地攪雜在一起，變成塵沙和空氣的化合物了。家家戶戶關閉得緊緊的，門窗周圍都用布塞了縫，然而稀薄到在空中看不出的塵沙卻還是進來，像花粉一般停積在桌椅上，碟子上。人們少不得刷刷自己的肩胛。門檻上也東一撮西一撮地積着。

這一夜的夜半，風過了，留下靜靜的地面。塵沙瀰漫的空氣煞住了音響，比蛙聲停得還了當。睡在床上的人們聽得風息了。他們醒過來的時候，大風已經過去了。他們靜靜地躺在那裏，向沈默中間尖着耳朵聽。於是雞啼了；等到雞聲停了，人們在床上不耐煩地轉動着身子，巴望早晨了。他們知道空中的塵沙得經過了好久時間才可以停落下來。早上，塵埃像霧一般籠罩着，太陽紅得同鮮血一樣。塵沙整天地從天空篩下來，到第二天還是篩下來。於是軟軟的毯子鋪在大地了。這塵沙停落在玉蜀黍上，堆積在搶籬柱桿的頂端，堆積在電線上；這塵沙停落在屋頂，覆被了野草和樹木。

人們從家裏出來，嗅到了熱刺刺的刺膚的空氣，便掩住了鼻子，免得塵沙進去。孩子們從家裏出來，但是

他們卻沒有像雨後那樣的跑着喊着。男子們站在他們的搶籬旁邊，看着受災的玉蜀黍，現在急急地乾枯下去，只有些許的綠意透出塵沙的障翳來。他們沈默着，往往是一動也不動。女子們從家裏出來，站在自家的男子們身邊——試探試探他們打破沈默的時候有沒有到來。這些女子把男子們的面部悄悄地研究一番，因為只要另外有東西留着，玉蜀黍沒有收成原也可以不放在心頭的。孩子們站在旁邊，用光赤着的腳趾頭在塵沙上寫着字，暗自留意着那些成年的男女人們是否會打破沈默。馬匹來到水槽邊，拿嘴撥開了水面的塵沙喝水。過了一會兒，守着的男子們的臉孔失掉了憂急的情態，變得強硬，憤怒，而且堅定了。於是女子們知道可以寬心了，可是沈默還打不破呢。於是她們問道，我們怎麼辦才好呢？男子們便回答道，我不知道。但是這句話卻很對。女子們知道這很對，看着的孩子們知道這很對。女子們和孩子們都深深地知道，只要自家的男子們安健，在他們自身再沒有忍受不住的災難了。女子們走進家裏去做活，孩子們呢，開始玩了，但起初卻玩得小心。這一日的時間進行着，太陽紅得愈淡了。牠照耀着塵沙覆被着的土地。男子們坐在自己的家門口；他們的手抓着柴枝和小石頭。這些男子靜靜地坐在那裏——想着——打算着。

第二章

一輛巨大的紅色運輸汽車停靠在大路旁一家小酒鋪的門前。聳出的排汽管浦浦地發響，從末端冒起一蓬幾乎看不見的青晃晃的烟。這是一輛紅閃閃的新汽車，兩旁有十二英寸高的大字——俄克拉何馬市運輸公司。汽車上後備的車胎是嶄新的，銅拉手聳出在後邊大車門的門鍵邊。那家遮着屏風的酒鋪裏邊，有一架無線電收音機奏着幽靜的跳舞音樂，音調已經照沒有人聽的時候那一種情形，轉得低了。門的上邊一個圓洞裏靜靜地轉着一具換氣的小風扇，蒼蠅在門邊窗邊忙亂地飛來飛去，撲擊着屏門。裏邊，一個男子，汽車開車人，臂膊靠着櫃台坐在凳子上，從喝着咖啡的咖啡邊抬起眼來看那清瘦閒靜的女堂倌。他用了流行的不三不四的話對她攀談。『我三個月前看見他的。他闖了一場禍。事情怎麼樣，我記不得了。』於是她說道，『我看見他，似乎還不到一星期呢。那時候脾氣很好。他不作惡的時候，原是好傢伙。』蒼蠅不時在屏門上嗡嗡地響。咖啡機器上蒸汽衝出來，女堂倌看也不看，便伸手到背後，關住了那機器。

外邊，一個沿着公路邊端走的男子橫過了公路向汽車過來。他慢騰騰地走到汽車的前面，把手放在亮

燦燦的護欄上頭，對着防風板上「不載客」這一字牌看一看。他有好一會打算沿着大路走下去，但是他終究在不對酒鋪那一邊的踏板上坐了下來。他沒有上三十歲。他的兩眼深褐色，眼珠上有些褐色的光彩。他的頰骨又高又闊，深深的紋兒順着他的臉頰，在他嘴巴邊刻成了弧形。他的上嘴唇是長的，他的牙齒向前突着，兩瓣嘴唇伸長了蓋住牠，因為這人是一直閉着嘴巴的。他的兩手粗硬，有着闊指頭和蛤壳似的又厚又隆起的指甲。拇指和手指間的空隙和手掌都亮晃晃地生着胼胝。

這人身上的衣服是新的——全是廉價而且新的。他那灰色的便帽新到帽舌還硬挺，紐扣還留着，並不像便帽的各種用途——如口袋，毛巾，手帕等等——充當過一會之後所不免那樣地皺成一團。他的服裝是廉價的灰色粗布做的，新的褲子上還有着摺縫。他那藍條紋布襯衫又挺括又光滑。外服太大，褲子太短，因為他是長身漢。外服的肩峯掛到他的臂膊上頭；而袖子還是太短，外服前部還是寬寬地在他肚腹上擺蕩着。他穿一雙叫做「陸軍式」的一種新皮鞋，底部滿打着平頭釘，有蹄鐵似的兩個半圓形裝在鞋跟邊沿，免得耗損。這人坐在踏板上，脫下了他的便帽揩臉。揩好臉，把帽戴上，一拉就拉得帽舌開始走樣了。他的兩脚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俯下身子去，解鬆了鞋邊，便不再把帶頭繫好。在他上面，第塞爾引擎的排汽管急噴着青色的烟，浦浦地發響。

酒鋪裏音樂停了，有一個男子的聲音在收音機的揚聲器上講話，但是女堂倌卻沒有把他撥開，因為她並不知道音樂已經停了。原來她那探索着的指頭在她那耳朵底下發見了一個腫塊，她一心想對櫃台後面

的鏡子把這腫塊照一照，這纔假意把一撮髮髮捺得整齊些。汽車開車人說道：「蕭尼地方有大跳舞。我聽得出了亂子。你聽得什麼沒有？」「沒有。」女堂倌說，於是她俏生生地摸弄一會耳朵底下的腫塊。

外邊，坐着的人站起身來，從汽車前部的上頭，向酒舖裏看望了一會。於是他回到踏板上坐了，從邊袋裏掏出一包烟草和一盒紙來。他慢慢地巧妙地把烟紙捲好，察看了一下，弄得平滑了。最後，他點着了這支紙烟，把燒剩的火柴掠到腳邊的塵沙裏。太陽侵進了汽車的陰影，中午快到了。

酒舖裏，汽車開車人付了賬，把兩枚銀幣的找頭，放在投錢機裏。旋轉着的圓筒沒有給他什麼彩。『他們把這撈什子裝得使你贏不到什麼，』他對女堂倌說。

她便回答道：『不到兩個鐘頭前，就有個傢伙拿了彩去呢。他得了八十三。你多少日子可以回來？』

他把屏門推開了一些。『十來天，』他說道。『要到得爾薩去轉一轉，一時怕不能回來。』

她不高興似的說道：『不要讓蒼蠅進來。不論出去或是進來。』

『再會，』他說了一句便衝出去了。屏門在他身後砰的一聲響。他站在太陽裏，剝着一條口香糖的包紙。他是大塊頭，闊肩膀，腆着肚皮。紅臉孔，眯着眼。穿的是陸軍褲，切邊的高幫靴。他把口香糖搭在嘴唇上，隔着屏門叫道：『呃，你不要弄得我過意不去。』女堂倌轉身向着壁上的鏡子了。她從喉嚨底回答了不知什麼話。汽車開車人慢慢地嚼着口香糖，每嚼一下，就把牙齒和嘴唇皮都張得大開。他把口香糖在嘴裏做成一片，在舌底捲着，同時他向紅色大汽車走去。

疲乏的過客站起身，隔窗望過去。「給我搭搭車好麼，先生？」

開車人回頭向酒鋪看了一眼。「你不曾看見「不載客」這一字牌在防風板上頭？」

「看見是看見的。可是即使可惡的大老倌叫着掛一塊字牌，往往也有人肯發好心的。」

開車人慢慢地走進汽車去，把這番回答細細地考慮了一番。如果他現在拒絕了，那麼不但他不是個好心的傢伙，而且他只得儘掛着這字牌，不好得到伙伴了。如果他給這走路人搭了車，那麼，他又是自動的好心人，又算不得給可惡的大老倌踢來踢去的東西了。他自己知道爲了難，可是也想不到辦法來。終於他要做一個好心的傢伙了。他又復向酒鋪瞥了一眼。「你且在踏板上拉住了，等我們轉過了這彎頭。」他說。

走乏的過客撲倒了身子，拉住了門擋子。發動機吼了一會兒，各齒輪喀啞啞地一陣響，這大汽車開動了。第一機件，第二機件，第三機件，於是聲音嗚嗚地尖起來，把第四機件也開動了。在那靠緊車身的人的底下，公路眼花撩亂地掠着過去。汽車開了一英里到這大路上第一個彎頭，於是開得慢下去了。走乏的人站起身，移開了門，便溜到車座上去。開車人眯了眼向他一看，便咀嚼得彷彿用了他的牙部把種種的思想和印象分類排列起來，以便最後在腦子裏存案似的。他的眼光開始落在那便帽，漸漸向下轉移到那新服裝以至於新皮鞋，走乏的人把背扭得靠貼了車座，脫了他的便帽，使用這便帽揩揩他那汗津津的額角和下巴。「謝謝你，朋友。」他說道。「我的兩隻「狗」糟蹋了。」

「新皮鞋罷，」開車人說道。他的聲音裏有着他那眼睛上所含蓄的同一種隱祕的竇乖的性質。「大熱

天，你不應該穿着新皮鞋走路。」

過客低下頭來，一看那雙沾滿塵沙的黃黃的皮鞋。「沒有別的皮鞋了，」他說道。「別的沒有，只好穿這一雙了。」

開車人定了眼向前精明地望着，便把汽車速率加快了些。「到遠地方去麼？」

「呃，呃！不是我兩隻「狗」糟蹋了，我要走着去。」

開車人的問話都含有盤問的口吻。他好像用那些問話撒了網，設了圈套似的。「尋求職業罷？」他問道。

「不，我的老人家有着地，四十英畝地。他是個佃農。但是我們在那裏別開也已經長久了。」

開車人向沿着大路的田畝意味深長地一望，那些田畝上的玉蜀黍都橫到了，其上塵沙堆積着。塵沙籠罩的土壤給無情的東西翻掘過了。開車人彷彿自言自語似地說道，「四十英畝地的佃農，他沒有給塵沙趕走，又沒有給牽引機趕走麼？」

「我近來得不到信息呢，」疲乏的過客說。

「好久了罷，」開車人說道。一隻蜜蜂飛進駕駛艙來，便在防風板的背後嗡嗡地響。開車人伸手把那蜜蜂巧巧地趕得順風飛出窗口了。「佃農現在是越發過不得日子了，」他說道，「一陣風沙就刮得盡十家的生計。現在遍地是風沙了。帶來的是眼淚，刮出去的是佃農。你的老人家是怎樣過活的呢？」他的舌頭和牙床又復忙弄着已經不在心上的口香糖了，他把這糖翻轉來嚼一陣。每一開口，就看得出他那舌尖拍着口香糖。

「哪哪！近來我沒有得到信息呢。我從來不寫信，我的老人家也從來不寫信。」他連忙補充一句道，「但是我們如果肯寫信，我們兩人也都能寫的。」

「一向有着職業罷？」又是探究隱秘的口吻。他向外面的田畝上低迷的空際望了一會，於是他把他的口香糖聚到頰邊，啐的吐出窗外去。

「有是有的，」疲乏的過客說。

「我也是這麼想。我見到你的手呢。這是把弄過尖鋤，斧頭或是大鎚之類的。這在你手上顯得明明白白了。我留意着這些小事情。白以為得意的。」

疲乏的過客呆呆地看着他。汽車的四胎一路歌唱着。「可要知道些另外的事情？我告訴你就是了。你用不着猜。」

「你放心。我是沒有惡意的。」

「我什麼都可以告訴你。我沒有要遮掩的事情。」

「你放心。我不過喜歡留心小事情。消遣消遣。」

「我什麼都可以告訴你。我名叫約特·托謨·約特。老人家就是老托謨·約特。」他的眼光怔怔地落到開車人身上。

「不要擔心。我是什麼都不計較的。」

「我也是什麼都不計較的，」約特說道，「我只求一路不惱犯了人。」他住了嘴，向外望着旱荒的田畝，望着熱騰騰的遠處不自在地垂着枝條的枯瘠的樹叢。他從他的邊袋取出了烟草和紙張。他在兩膝中間，把紙烟捲好，因為風是吹不到那裏的。

開車人咀嚼得又有節奏又有情味，好像牛一樣。他等着讓前面一段話的整個重點消失了，忘掉了。終於空氣似乎又復中和了，他說道，「凡是不會做過汽車夫的傢伙不會知道開車的苦處。老闆不要我們給人搭車。我們只得照辦的，否則，像我剛才對於你那樣，我們就要有開差的机会了。」

「我知道感激的，」約特說道。

「我認識着幾個傢伙，在開車的時候幹過怪勾當。我記得有個傢伙常常做詩消遣。」他悄悄地轉過眼來，看約特有興味沒有，驚奇不驚奇。約特沈默着，他順着那大路，那像地面的波浪一般，微微波動着的大路，只是遠遠地向前行。開車人終於繼續說道，「我記得有一首詩是這一傢伙寫出來的。這講到他和另外兩個跑碼頭的傢伙喝酒作樂。可惜詩句我記不得了。這傢伙在詩上有幾句話，說是耶穌基督不會知道他們的用意。一部分好像是這樣說：「我們在那裏探見了一個黑人，搥着比象鼻鯨翅還大的一件行李。」象是把牠的鼻子當作皮箱用的。這傢伙在詞典上指給我看。這詞典他隨身帶着。每逢他打尖吃咖啡點心的時候，他總翻開詞典來看一看。」他在長篇談話上感着孤寂便停住了。他那隱秘的眼光轉到他的搭客身上。約特只是沈默着。開車人煩躁地一心要迫得他參加，「說着這等高雅的話的傢伙你可有認識的？」